



坊间纪事

徜徉植物园

□ 杜帝

他熟悉这里，像熟悉自家的庭院。许许多多早晨和黄昏，他在这里散步、徜徉。蜿蜒的石阶路，高高低低的绿地，椭圆形的水杉和耐冬，樱花和红梅，一株株参差错落，经常与他打着招呼：来了，伙计！他在心里与那些植物花卉交谈着，看它们亭亭玉立，悄悄地生长，枝叶间绽出芽苞，春天也就铺天盖地来了，那么多叶子绿了，那么多花儿开了，夏天油汪汪的，蓬蓬勃勃，葱葱郁郁。

秋天最是热烈，那些花儿憋足了劲儿绽放，满眼的美丽婆娑，真是万紫千红。冬天是冷清的，随着青岛第一场雪的降临，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全都消失了，让他有些惊讶，他呆呆地，不由想起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那么多的理想和憧憬，随退休，化作眼前的一片静寂，一如这满园层层叠叠的蓬勃和美丽，突然间消失了，白雪覆盖了姹紫嫣红，那些炫目的繁华好像不曾存在过，他情不自禁地感叹人生，大自然的瑰丽和残酷，一次次轮回，一阵阵伤感，一番番慨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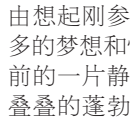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冬天的萧瑟并不能笼罩所有，冬天的精品园里，来自南方的一些木本花树，仍然在泼洒着颜色，尽管是星星点点。北方的五针松和雪松，一如既往，融化的雪水洗得松针更亮更翠。

八年前这里开始不收门票，到这里来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多，男男女女，其中还踟蹰着白发苍苍的老人。有年轻人兴高采烈蹦蹦跳跳，呼喊着，追逐着。

的确，这里空气清新，负氧离子居高不下，幽雅幽静，是都市里远离雾霾和污染的绝佳之地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在这柔软的草地上眯一觉，赛过南山隐居的神仙。哈，他忍不住在心里笑了起来。

来了一队游客，前面举旗的是个小伙子，肯定是导游了，他在指指划划地讲解：“……这里是青岛最大的植物王国，占地1500多亩，国内外的珍稀树木400多种，两万多棵，大家进来好好看看，红花绿树，绿草茵茵，地势起伏，还有湖泊，别墅，山坡小路……”

他在心里“喊”了一声：什么水平，还不如我这个普通市民老头哩！植物园那么多景点，重要的你不说，光提个湖泊和小路，挂一漏万，不敬业，有些误人子弟，买椟还珠，明珠暗投哇。其实人家导游根本听不见，他是自作多情了。他住在附近，抬脚就溜达过来了，容不得别人抹杀或漏掉对这里的评价和赞



心灵小品

□ 李 晓

我和周胖子，这些年在一起喝的酒，有乡下付老大鱼塘里的水那多。周胖子是个搞建筑的包工头，钱比我多，我也不嫉妒他，是他自己挣来的。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偶尔得奖，周胖子也不嫉妒我，是我自己写出来的。

在他眼里，我是一个文化人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，我并没有觉得。我看见一些一辈子怀才不遇的文化人，一辈子把那些文化烂在肚子里，到死了也没排泄出来，很是同情。我生活在这个城市，一直面目模糊，身份可疑。有次，周胖子酒后又称我为文化人，我同他大吵了起来，还闹到要打起来的地步。不过没啥，往往一杯酒后，我同周胖子又搂肩拍背亲亲热热在一起了。

这些年我同一些人交往，像树与落叶，我最终成为了自己的树，扎在自己的泥土里。一个人到处找故乡，嚷嚷着有乡愁，其实故乡还是住在自己的心里面。人与人之间，在树林里各自成为树，不要成为彼此攀附的蔷薇花、喇叭花，各自吹着林子里的风，这样显得轻松。比如我交往了几个精神上的人，不要小看，他们是灵魂的人，我觉得，这话挺好。虚心向蜘蛛学习，方能在互联网上自由捕食，潇洒行走，而不是被粘住的猎物。

有人说，蜘蛛是互联网时代的图腾。我觉得，这话挺好。虚心向蜘蛛学习，方能在互联网上自由捕食，潇洒行走，而不是被粘住的猎物。

母亲的土单方

收虎归山，满世界都是虎的啸声虎的足迹虎的传闻。每天，我们都把手伸向自己外面，伸向有猎物的地方，而此刻，听母亲的话吧，把一直伸在外面的手收回来吧，让手回到自己面前，让手抚摸手吧，用力些，你感到疼痛的时候，才算触到了病灶。一边触摸一边抬起头看天空吧：天空也在自己触摸自己，渐渐地，它把自己触摸成一片湛蓝的海。

揉涌泉穴，可治头痛、乏力、寒火交攻等症。涌泉穴在脚心。就想象脚下有泉在涌，泉水的源头在母亲的背影里，在祖先的河流里，泉水流过千古，流过无数的初心，终于来到我的脚心。我们从水草丰茂的远方出发，中途，河流渐渐枯竭，干涸的河床横卧成我们的记忆。穿过废墟又来到荒原，低处的寒和高处的热攻击我们，病，深入到我们的骨头和血液。找一眼活泉吧，把心放进去漂洗，把干裂的记忆放进去浸润。寻遍高山，遍遍沙滩，才发现泉就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自己就是一眼泉。揉吧，找到透明的水源，映照我们的倒影，许久，我们不曾有过这么可爱的倒影，因为我们一直背对着水，向荒原深处进发。揉吧，涵养我们纯洁的水源，浇灌我们干枯的内心，治



他山之石

□ 李汉荣

我对中医还是知道一些的，也懂一点对付小毛病的招数。我的老师就是我母亲。小时候，母亲告诉我一些土单方，至今仍守在守护着我的健康。母亲是普普通通的乡村母亲，从她那里我们继承了热爱土地、尊敬劳动、体谅人，不伤害生灵等等朴素的美德，此外，就是继承了她的土方。母亲没有别的财富给我，我知道，这土方就是她送给我的法宝。

揉太阳穴，可治头痛、昏眩等症。太阳穴在眉梢的两侧，离眼睛和耳朵不远，可见我们的视觉和听觉都在太阳的监护和教诲之下。用手指稍稍用力一按，那疼痛的部位就是太阳穴，那里居住着痛苦的太阳，谁知道它在我们体内放置了多少爱、温暖和灰烬。在伟大的宇宙里，我们无力也不可能控制任何一颗星星，但这两颗太阳是我们的，在我们脸的两侧，旭日和落日同时燃烧，同时照亮我们每一刻的表情。现在它们病了，不，它们感觉到我们病了，它们分担了我们的疼痛，抚慰它们吧，用力地触摸它们，如同触摸我们的命运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被虚

名高德亏终累身

□ 傅绍万

杨度是清末民初时期的风云人物。留日期间是著名学生领袖，骚动、激进，反帝、排满。早年科场用功，19岁中举；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，又取得第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。

他才大名著，志大野心更大。留日期间写下《湖南少年歌》：“群雄此日争逐鹿，大地何年起卧龙”，颇为自负地以卧龙自许。当他在政坛上崭露头角，文人墨客争相奔走杨门，他写一条幅贴在会客室门左：等到新君践祚，我当了内阁总理，“再为诸君谋饭饭地”。他才大名著，无奈德不配才，也就膨胀为无度的野心，终为所累，大半生走入政治歧途，落得个帝制余孽、跳梁小丑的骂名。

杨度的荣辱与袁世凯密不可分。袁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，闻知杨度精通宪法，便聘他为顾问。袁进入军机处，与张之洞联名保奏，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。袁世凯还向西太后建议，延揽精通宪法人士，向皇族亲贵重臣讲解宪法，并推荐杨度担任讲师。因为这些特殊因缘，当袁世凯被“开缺回籍养病”，杨度仍然奔走在北京和彰德养寿园之间，为袁世凯通信息，做策士。

袁世凯借武昌起义二次出山，凭借手中军事实力，以养敌、逼宫，再与革命党摊牌的策略，使清帝逊位，又实现与革命军议和，全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这个时候的袁世凯，俨然成为民族振兴的希望。杨度追随袁世凯，一则报答知遇之恩，二则把袁作为可以辅佐的“明君”，来实现平生政治抱负，无可厚非。

清末民初的大形势是沧海横流，风雨如晦，大关节处极端。杨度学问本不纯正，难免进退失据。他师从大学问家王闿运，求学三年，自称最大的心得是王闿运的“帝王之学”。依王闿运自述，杨度表白：“帝王之学”实为纵横之术。王闿运曾自撰一联，其中两句：“纵横就不就，空余余詠满江山”。杨度在《湖南少年歌》中谈到自己的老师：“更有湘潭王先生，少年击剑学纵横”；“纵横术最盛是在战国，苏秦、张仪作为代表人物，朝秦暮楚，全无政治道德可言。依此等政治信仰，奔竞于政坛，随着政治上得势，杨度身上的恶欲便迅速爆发。

利禄巨蠹，不输于他人。武昌起义爆发，清廷重臣奕劻交给杨度70万两白银，游说袁世凯左右，促袁出山，却被杨度中饱私囊。华昌炼铜公司筹资困难，找到杨度，杨度活动袁世凯、张之洞，拉来16万两补助款，也拿了华昌炼铜公司5万元干股。

政客仗俩，后来居上。他在袁世凯身边布置党羽，掌握机要，掌握袁的机密，意向，左右动态，拉拢有用之人，或为袁所用，或荐引与袁接近，在自己左右形成一个派系。他极力博得袁世凯的好感，更着意结交袁氏长子袁克定，成为“太子”最为倚重的

狗头军师。

生活腐烂，成时人笑柄。他进京之后，娶有一妾，又买一雏妓为妾，事泄后遭遇各方攻击，别筑金屋暗藏。他组织筹安会，从袁克定处获得大把经费，他大肆挥霍，包养扬州女子花云仙逾年，因筹安会解体，袁氏败亡，床头金尽，花云仙亦“蝉曳残声过别枝”了。《杨度传》作者对杨度的私生活讳莫如深，著名作家唐浩明三卷本长篇小说《杨度》则设计了一个情节：杨度要把八大胡同吉班叫富金的美丽妓女赎出，吉班班主开价40万元。杨度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挪用筹安会经费可得15万元，再七凑八凑可得5万元。班主说杨老爷马上就要做宰相了，先拿20万元把富金带出班，等当了宰相再交20万元。杨度不再犹豫，在馆娃胡同租房把富金接了出去。唐浩明设计这个情节颇有深意，杨度在人生得意时生活放纵，便引发经济的贪婪，因经济的贪婪，又使他在仕途的邪路上铤而走险。

古人有言，一个人德不配才，终有灾殃，德不配位，终成祸患。到后来，杨度的政治博弈，已经蜕变为赤裸裸的追名逐利。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，便更加打造袁家新王朝。他以警察包围国会，胁迫议员正式选举他为大总统。他派人暗杀威胁到他权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。他废除宣誓效忠的临时约法，制定中华民国约法，使总统的权力等同于封建皇帝。他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，卖国贼的嘴脸暴露无疑。这个时候，杨度应当最清楚袁世凯是什么东西。但是，为了能够飞黄腾达，成为新朝宰相，他完全墮落为袁世凯的奴才。袁世凯复辟帝制，《君主救国论》由他首先唱出，帝制运动由筹安会首先公开活动，他又是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之首、两个首先，一理论，一实践，他一时成为国人口诛笔伐的罪魁祸首。如过街老鼠，且众叛亲离，梁启超登报与他绝交，王闿运劝他“早日奉母南归”，妹妹也写信批评、规劝。他却利令智昏，不思回头。蔡锷云南首义，成为袁氏王朝的催命符，也成为杨度君宪运动政治生命的死刑判决书。

杨度的人生路，在封建时代读书人身上极具代表性。青年时代，志向远大，一腔热血，家国情怀。学而后仕，初心泯灭，成为一个个标准官僚，代代相续，国家政治未见改观，反成日渐腐烂之势。杨度也未脱千年桎梏与轨道，如成功，朝堂上不过又添一极端贪腐的官僚罢了。袁氏败亡，杨度梦断宰相路，最终留了一个光明的人生尾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为进步事业尽了一份力，算是第一大幸事。

网前不及蜘蛛

网前不及蜘蛛

网前不及蜘蛛

蛛便没了生计，只好含辛茹苦从头开张，另织一张。想想，这日子过得也是挺单调、挺不容易的。

网，在中国的甲骨文中，酷似一张捕捉飞禽的粘网。《诗经》：“肃肃兔耳，施于中林”。豕，则是捕捉的网。有一成语：“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”。古汉语中，网与罗是相通的。网在古汉语中，当然也指蛛网。这就提示人，先民起初制造的各种网具，肯定是受到了蜘蛛结网捕食的启发。

蜘蛛虽持有织网的知识产权，但人类才是真正的织网高手。除了捕鱼擒兽捉鸟的网以外，在陆地上，人们用小路、大路、普通公路、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等，编织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；在海洋河流上，用大型的港口和船坞，编织成一张联通各块大陆的航运网；天空中，用各类航空器，编织成一张航空航天网。人类还喜欢编织一些无形的网：诸如爱情和友谊、人情和权力、法律和道德、新闻和舆论……作为文明社会的人，已与这些网须臾难离了。

人，真似蜘蛛一样，生命不息，织网不止。新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便是织出了



时尚辞典

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

□ 杜亚潼

“欢行白日心，朝东暮还西。”月光倾城，这是上海滩，是一座充满传奇的城市，在这里，养育了多少民国伟人。月光如水，我仿佛看到了她的背影。她漫步在青石板路上，手握一把花伞。慢慢走向远方，消失在一片烟雨之中。

她是张爱玲，是那张尘封多年的黑白照片，她一袭旧旗袍，端庄地坐着，扬起高贵的头颅，傲慢而又漠然地看着凡尘，那么的不屑。没有人知道她的所思所想。或许她愿做一位平凡的女子，但殊不知，这是无望。张爱玲已经和上海滩融为一体，她的出现与离去，会使整个上海风起云涌。这位穿过民国烟雨的惊世女子，渴望世俗之人，用甜言蜜语来灌满她的心，从此与这烟火一生。

胡兰成在他的书里，提起爱玲：“她的文章人爱，好像看灯市，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，我与他们一样面对美好，可是只有我惊动，要闻鸡起舞。”

走过了爱情的四季，我们才能读懂子夜歌声中的悲歌交集。“我心如松柏，君情复何似。”爱情就是这样，我愿卑微到尘埃之中，在尘埃中开出洁白的花。他也许是知道她的好的男人，好得“不能被用来选择”。我想，她明白这一点，所以离开他，写信对他：“我也不会爱别人，可能是凋谢了。”

还记得《小团圆》结尾，九莉做的那个梦，梦见青山上红棕色的小屋，映着碧蓝的天，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曳着。邵志雅拉着她的手臂走进屋，旁边还有很多小孩，都是他和她的。醒来之后，九莉快

“移动互联网”。

十几年前，互联网，还仅仅被当做一种信息传播工具。“上网”，还仅仅是少数人的事，仅仅是一种时尚，一种休闲娱乐，甚至被视为不务正业。而今天，它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了。特别是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，网络，正在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。普通人联系亲朋，取钱购物，休闲阅读……通通离不开网络了。在商店、在大街、在车站、在火车汽车公交车上，处处是“低头一族”。就连菜市场上，那卖白菜土豆的大嫂，在招呼顾客的间隙，也忘不了刷屏自娱。

“网络”这个词，很是有趣。把这两个字颠倒一下，就变成了“落网”。只要看看苍蝇、蚊子等，粘在蜘蛛网上，奋力挣扎却难以脱身的样子，就不难体会落网是什么滋味。人凡是触网的，难免会上瘾，有的往往一发不可收拾。有人说：这叫“一爪落网，全身被捕”。虽然智能手机诞生没有多少年，产生了手机依赖症的却时有耳闻，假如一天，有什么天灾人祸撕破了互联网，一定会有不少“网虫”疯狂、崩溃。



强词有理

□ 张维明

“小蜘蛛，牵银线，荡来荡去荡秋千。怕白天，怕夜晚，织出一个大网篮。网苍蝇，网夜蛾，网个蚊子当晚餐。”这几句，引领我们回到童年的黄昏日暮。红日西沉，燥热渐消，天色渐暗。蝙蝠在院子上空往来穿梭，蚊子在门口嗡嗡集群，屋檐下，一只蜘蛛却在悄无声息地织网。猛然间，一只蚊子或者飞蛾不慎撞到网上，那蛛网立刻晃动起来。蜘蛛先是迅速地躲到檐下，待蛛网稍稳定下来后，又立即出击，抓住猎物，吐出蛛丝将其缠绕起来。然后，将这个五花大绑的俘虏拽到藏身处，当作晚餐了。

那时，觉得蜘蛛很高明。它不必像蜜蜂一样，无休无息、采尽百花；也不必像蚂蚁那般辛辛苦苦、忙忙碌碌；它只要蹲伏一网，守株待兔，就不愁吃喝，真是悠闲得很哪！

后来慢慢想开，这蛛网，就是蜘蛛唯一的工具或武器，也几乎是它赖以生存的天地和整个世界。作为蜘蛛一族，不能没有网，一生也离不开那张网。一旦那张网被风刮破，被雨打烂，或者被其他动物扯裂，蜘蛛